



德川庆喜

我不曾借什么人的智慧，
确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果断决定。

「日」山冈庄八 / 著 程亮 / 译

最后的幕府将军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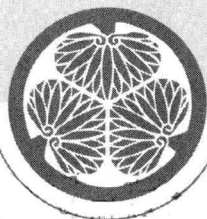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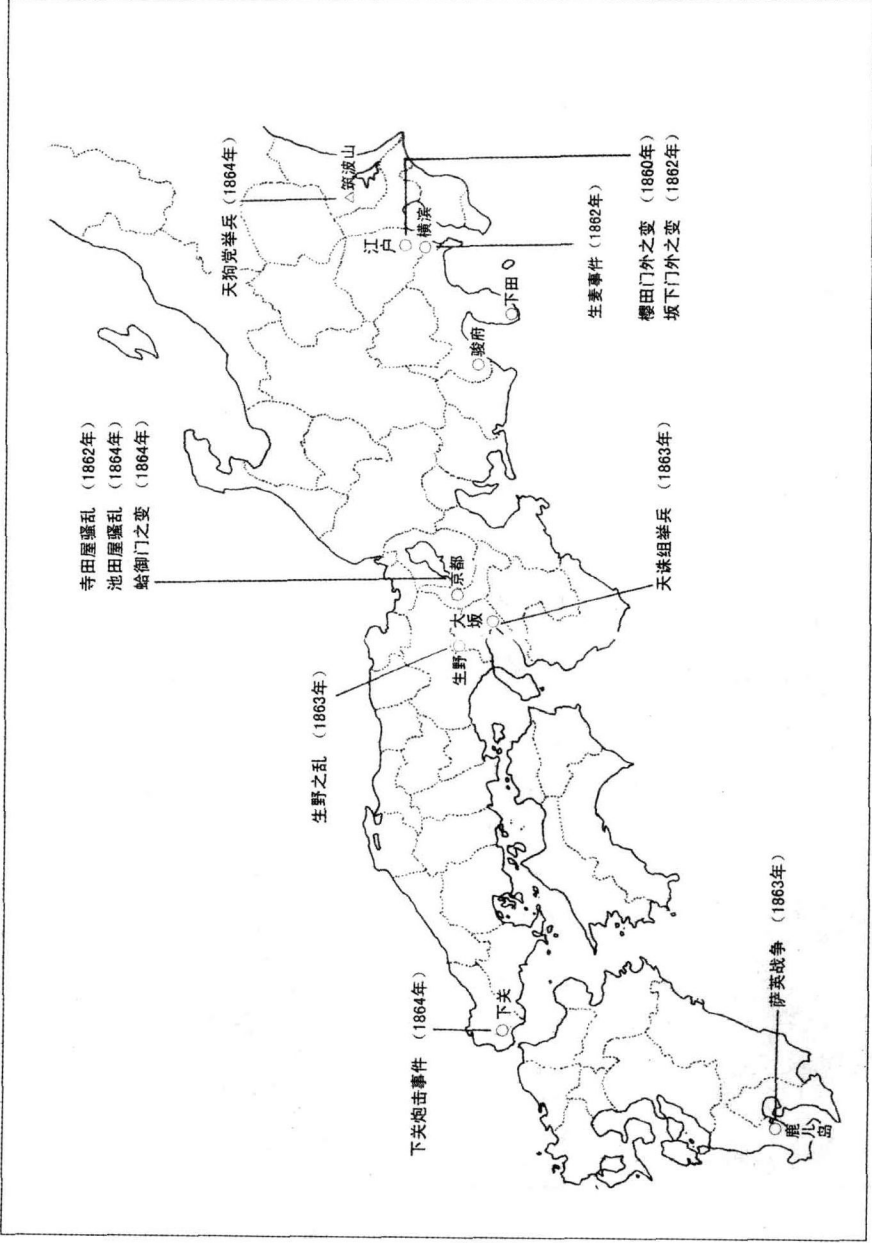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德川庆喜

「日」山冈庄八 / 著 程亮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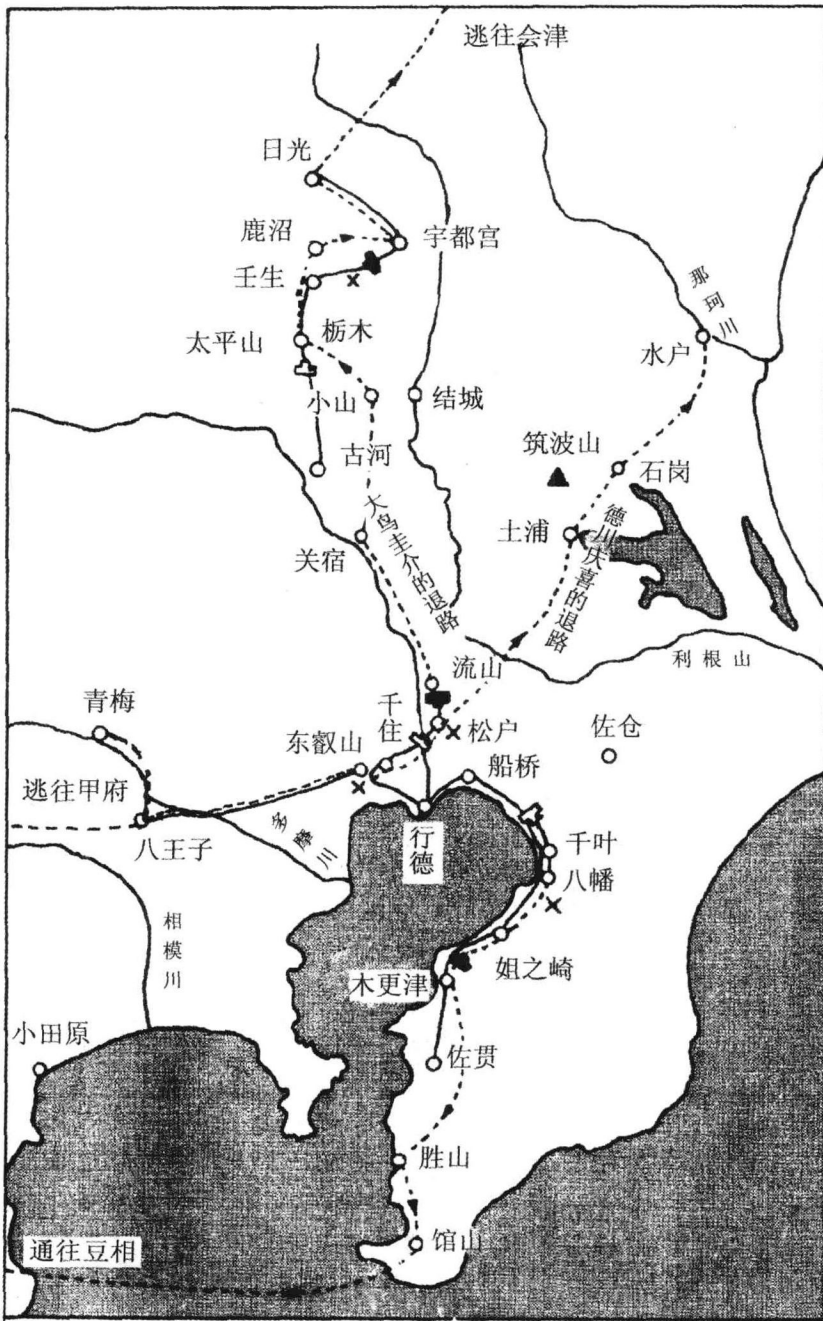
最后的幕府将军
(下)





幕末历史事件一览

戊辰战争（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 *关东地区



—— 讨幕军路线、□ 讨幕军、----- 幕府军退路、■ 幕府军、× 战斗地点

第三十四章 出任后见职

—

大原敕使浑身颤抖地返回接待处后，立刻派遣使者前往高轮的萨摩藩邸。

大原卿绝不认为自己受到了萨摩久光的摆布，也不认为自己是在按照岩仓具视的剧本行动。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身为公卿，一定要为理所当然的尊皇攘夷运动无私奉公。

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的一颗纯粹的心与刚直单纯的各藩下级志士们是相通的。

因此，他万万没有想到，同为公卿且身为和宫亲人的桥本宰相中将竟会先向江户寄出“圣上亦觉将军可怜……”这样的信。

“萨藩的事前准备做得不够充分啊！”

他向岛津久光派来的大久保一藏厉声喝道。

“不是已经由越前告知一桥卿了吗？如今却表示拒绝……我的脸面全都丢光了。久光君打算怎么做？”

当时，大久保一藏、中山中左卫门和吉井幸辅等人与其说是在久光身旁予以辅佐，倒不如说是在巧妙地利用久光，操纵久光。

西乡因为与在京都爆发的志士们走得太近，已被勒令远离故国。

大久保一藏遭到当头棒喝后，表面装作老老实实在地低下头去。

“一桥卿表示拒绝？这太令人意外了！敕使大人一定是听一桥卿亲口所说吧？”

“什么？亲口所说……我还没见到一桥卿呢。”

“哦……那就是道听途说喽？那可不行，幕府本就极为反对一桥公子出马，纵然一桥卿本人想要出马，幕府也会谎称他要拒绝。哎呀，这可太迟钝了。”

在谋略方面，大久保一藏和大原卿之间有天壤之别。

“你是说我迟钝？”

“不，迟钝……是我失言了。我们不如立刻将老中们唤来，加以呵斥，表示救命当前，一桥卿必会同意，莫非是幕府蓄意违抗救命？您意下如何？”

“嗯，这样说倒是无妨，这个准备还是有的。”

这时，一藏终于露出了微笑。

“萨摩派人随敕使一同前来，怎能让敕使颜面扫地呢？”

“那么……将老中们唤来加以呵斥，倘若对方无视我，又该如何是好？”

“那样的话……”

大久保一藏重新露出严肃的面孔，开口说道：

“不如事先在隔壁的房间里埋伏刺客，敕使大人届时大喝一声‘你们还想违抗圣旨吗？’然后起身离开，以此为暗号，对所有老中当场施以天诛，让他们一个都不能活着离开。”

一藏的声音极其平静而冷酷，大原卿顿时变得哑口无言。

将所有老中唤至辰之口的接待处，然后与他们强行展开谈判，重新强调任命一桥庆喜为后见职、松平春岳为大老乃是救命。

倘若老中们顾左右而言他，不予同意，就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暗杀。一藏面不改色地说出这个计划，连刚直的老公卿也感到惊讶万分。

“久光先生也知道此事吗？”

“当然，只要敕使大人下令，杀入幕府也在所不辞，我的主公早已作出此番觉悟。若无此番觉悟，又怎会随您一同前来江户呢？”

这又是一次巧妙绝伦的煽动，一藏已将大原卿的禀性分析得无比透彻。

“是吗？原来是这样啊……”

大原卿的额头直冒热气。

“既然如此，我也是有觉悟的！”

“当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老中胁坂中务大辅相当于萨摩的亲人，

就由我家主公立即亲自出面，借胁坂之口宣称，倘若江户此次不接受敕命，敕使将不会厚着脸皮生还京都。”

“原来如此，生还京都……我没想过活着回去。我的忠诚之心并不亚于你们，我会剖开肚子让你们看看。”

事态总是会因首当其冲之人的本质不同而走向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

大久保一藏敏锐地看透了大原卿的性格，仅凭寥寥数语便成功地煽动了敕使。可以说，他也是一位天赋异禀的政治家，与其他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当幕府提出和宫下嫁的请求后，岩仓具视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制定了一举恢复朝权的秘密策略。在齐彬死后，大久保一藏（后来的利通）随心所欲地操控萨摩藩，最终连盟友西乡都被他视作敌人，暗中除掉。不得不承认，作为阴谋型的政治家，这二人可谓是罕见的天才。

江户幕府已被世界的大浪冲击得晕头转向，现如今，这两大天才又携手并肩，向着幕府猛冲过来。

因此，真正希望实现“公武合体”的和宫及天皇的意愿顷刻间便化为泡影，萨摩自翌日起便展开了极其强横的行动。

按照约定，久光于14日亲自拜访了胁坂中务大辅，并派遣使者前往越前府邸斡旋，另外还派遣久光的心腹——中山中左卫门前往一桥家，传达久光欲直接面见庆喜的意愿。

“此时相见为时尚早。”

庆喜先是稳住了热血沸腾的圆四郎和市之进，再命中根长十郎冷静地表示了回绝。

因为在当时的幕府之中，萨摩的行动越是强硬，反对起用庆喜的情绪就会越加高涨。

“倘若此刻屈服，外样雄藩今后甚至可能提出废立将军的要求。为此，我们绝不应该接受。”

庆喜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切实存在的情绪，一种自己终于要出场的紧迫感自心底油然而生……

二

庆喜认为“自己出场”应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自然是“非一桥

脚出马方能收拾局面”这种幕府的认可。无论如何不能表现出是自己想要出场，必须是以将军为首的阁老们别无他法而得出一致结论，继而响应对方的请求出场。

因为什么也做不了的人纵然出场，也不过是滑稽的小丑罢了。

第二个条件在于诸藩主们是否能够负起责任，令已经彻底变成倒幕论者的诸藩志士们端正态度。

实际上，此事的关键并不在于诸藩主，而在于朝廷的态度。倘若朝廷直接向诸藩下令，干预诸藩进言，就只会加重混乱。

若要将倒幕论统一为正常的救国论，包括所有公家在内的朝廷必须自肃自制，为此，朝廷上下都必须清楚“幕府重要”这一思想。

幕府乃朝廷的行政之府，藩主是幕府下的自治体——朝廷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命令系统，自肃自制，改变本末倒置的局面。

幸运的是，庆喜的父亲出身于水户，母亲出身于有栖川亲王家，他正处于敦促朝廷自觉的绝佳立场上。

而且，既然天皇也因派遣敕使而觉得将军“可怜”，庆喜便打算暂时静观其变，看看这位多少有些不符圣意的敕使与幕府之间会出现怎样的破绽。

看不到庆喜眼中的冷峻光芒，敕使和萨摩与阁老们的交涉最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最坏局面。

“黑川老爷在吗？”

6月26日黄昏时分，新门辰五郎自胜手门前来拜访一桥家的黑川嘉兵卫。

嘉兵卫将对方引入自己的诘间后，急忙开口问道：

“怎么？发生什么古怪之事了吗？”

“嗯，总之不可轻视。自桔梗门到护城河端都有萨摩的武士三三两两地徘徊不去，声称要观看老中队伍下城，其中就有我所熟识的海江田（信义）、奈良原（喜左卫门）等危险人物。”

“哦，如此说来，他们岂不是要发动第二次樱田门之变？”

“或许只是一种恫吓，总之是不怀好意。如此一来，今日被唤至辰之口府邸的胁坂大人和板仓大人岂不是都有危险。”

“两位老中还没有回来吗？”

“不知是否已被……”

说着，辰五郎做出一个勒紧鸡脖子的手势。

“总之，我先去通知公子，你暂且稍等片刻。”

嘉兵卫慌忙向庆喜的起居室奔去。

当黑川嘉兵卫拉开庆喜起居室的拉门时，庆喜正将印有嘉永年间异人画像的彩绘版画平铺在书桌上，看得入神。

不仅有彩绘版画，还有毛笔书画，上面细致地描绘着貌似法国士兵的队伍，以及英国的军舰和水兵。

“公子要调查各个国家的士兵都穿什么样的军装。”

一旁的猪饲胜三郎一边解释，一边收拾，庆喜却用下巴示意他“退下”，不等黑川嘉兵卫询问，便开口说道：

“我已抄完经书，方才在看画。”

然后抢先问道：

“听说新门来了，有什么事吗？”

一定是须贺告知他的。

“是。据说萨摩的武士们正分布在从桔梗门到护城河端一带，等待老中下城。”

“嗯，并非不可能啊。被唤去辰之口传奏府邸的是谁？”

“是板仓周防守和胁坂中务大辅。”

“是吗？那你告诉新门，就说事态渐定，叫他不要担心，他们不会杀人，也无法杀人，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庆喜一边凝视着手上法国士官的骑马画像，一边向嘉兵卫说道。

“是。可是，萨摩的武士之中……”

“混有危险人物？”

“没错。”

“倘若他们杀死老中，久光也无法生离江户，随从们应该没有勇气杀人。对了，你看这身法国风格的军装适合我吗？”

“嗯……公子要穿这画中的军装？”

“是啊，问问公使的话，应该会有人缝制这种军装吧？谁能替我问问？”

嘉兵卫歪着脑袋，与胜三郎面面相觑，感到十分不解，随后便慌忙离开了房间。

既然庆喜毫不担心，嘉兵卫也不能凭一己之念贸然行动。

“公子表示不必担心，可是，能否派人在两位老中自辰之口返回城中的路上加以警戒？”

“明白。哪怕只是增加路上行人，也可起到一定作用。事有变动我再通知您。”

嘉兵卫和辰五郎都认为老中们自救使住宿的辰之口传奏府邸返回江户城的路上比较危险，但大久保一藏的想法却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前日大原卿所讲，他在府邸内便使用了令老中惊惧万分的手段。

徘徊在自桔梗门到护城河端的武士们可以说是第二重威胁。此刻，传奏府邸内，已有三人一组，合两组，共计六名刺客埋伏在大原卿和两位老中交谈的房间左右，磨刀霍霍，只等大原卿发出暗号。

三

到了黄昏该点亮蜡烛的时候，房间里敕使的声音逐渐变得高亢起来。

“一桥卿表示拒绝？你们以为这种哄小孩子的手段能骗得了我吗？请你们此刻立即领受诏书，我听说将军也不是不赞成。”

“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住嘴！你们小小的所谓忠义，在当前局势面前是行不通的。倘若你们再次违诏，违反约定，圣上便召回和宫，该当如何是好？朝廷已不再是安政时的朝廷了，如今已经可以自由驱使萨摩和长州的兵力。如何？”

看到这位无比顽固的老人情绪激动，板仓胜静和胁坂安宅深感难以应付。

“板仓真没想到敕使会说这样的话。我们从未说过不接受。”

“既然如此，你们是接受了？”

“我们已经说过，将军将于近日进京，届时自会作出答复。”

“你们这样说就是让我去死喽？让我这把老骨头当场剖腹自尽？”

“真是越来越为难了。我们又没有拒绝，敕使就要在这接待处内剖腹……世人会怎样看？一定会以为您是发疯了……”

说到这里，胁坂安宅慌忙制止了板仓。

“关于此事，我这样说或许有些越分，但请容我们回去与老中们重新商议，再同岛津先生好好谈谈，然后再行答复。”

“闭嘴！”

此刻的大原卿既非敕使亦非外交官，只不过是一匹年老固执、性情暴

躁的烈马。

大久保一藏正是对大原卿的脾性有着透彻的了解，才会对他加以利用，可见大久保一藏实在是个难对付的人物。

“就这样回去……就怕你们回不去！”

大原卿浑身颤抖着高声喊道。

“倘若此刻我大喊‘你们又要违诏’，你们可知会有何下场？”

听到这句话，埋伏在两侧的刺客们也都吓了一跳。他们以为大原卿会更加巧妙地据理力争，然后为自己创造冲出去的契机，却没想到他颠倒了顺序，首先道出了“就怕你们回不去”的结论。

发出怒吼后，大原卿自己似乎也吓了一跳。没有人冲出来，四周顿时鸦雀无声。

“嗯，你们好好听着，若是不同意，你们就完了。我们早有准备，你们起身试试看，恐怕当场就会遭遇到出乎意料的不幸，如何？”

听到大原卿说得如此露骨，某个刺客不禁咳嗽了一声。

无论如何，若是继续这样说下去，哪里还能发出违诏的暗号来？

然而，如此古怪的威胁与拉门后面的一声咳嗽却令两位老中不禁深感不安。

老中们非常了解大原卿的性格——性情急躁，极为顽固，激动之下，讲话会有失逻辑，杂乱无章，但绝不会说谎。

既然这位顽固之人大声怒吼道，二人倘若起身，就会立刻遭遇不幸，并且，拉门背后也响起一声咳嗽，似乎是在遥相呼应，有刺客埋伏之事已是不容置疑。

（都是萨摩的久光干的好事！）

板仓胜静强压心头怒火，回头望向胁坂安宅，只见身为岛津家亲戚的安宅此刻正低着头，脸色铁青。

（莫非胁坂早就知道了……）

一念及此，身为理性派的胜静认为交涉已经宣告失败。

倘若两位老中在此被杀，幕府与萨摩之间将永无握手言和之可能。

对方甚至已经埋伏了刺客，意欲蛮干。倘若事态演变为需要依靠暴力来解决，道理便已说不通了。

“左卫门督的气魄真是令人震惊啊！”

“那是自然，我岂非胆小之年轻公卿，我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容我再问一句，难道救命里要求，不立即同意任命一桥卿为后见职、越前侯为大老就不行吗？”

“当然！难道你们要违抗救命吗？”

“倘若救命要求立即同意……那我们是不不会拒绝的，因为公武一体是江户的重要方针。”

说到这里，板仓胜静故意回头望向胁坂安宅。

“胁坂先生，您意下如何？”

胁坂安宅一副极为为难的神情，开口答道：

“我只能统统交给您做主了……”

“那幕府就谨遵救命。不过，由于需要办理各种手续，恐怕无法于今明两天内下令，望您知晓。”

太原卿的脸色一下子缓和了下来。

“是吗！你们接受了？哎呀，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剖腹了。我本人还不想死呢，对不住二位了。”

突然，隔壁房间响起咳嗽声，一定是刺客认为任务已结束便离开了。

然而，萨摩的举动实在是太强硬了。在如此强硬暴力的胁迫下，责任首当其冲的老中们实在是太弱小了。

看穿了这一点的安藤对马守和久世大和守皆已辞职，应该说，大久保一藏这一仗赢得漂亮。

二人自辰之口的接待处回到江户城后，立即将此事告知一桥家的平冈圆四郎和黑川嘉兵卫。

“听说老中们已经平安返回。”

庆喜当时已经睡下了。

“应该没问题，不必担心。”

说完，庆喜立刻又安静地睡着了。

四

7月1日，幕府正式向敕使宣告，对这一前所未闻的人事安排，幕府表示接受。

当日，将军在白书院将已是第五次登城的大原卿迎在上位，自己则坐在下位拜领诏书。

“此番依圣上之意，破格任命一桥刑部卿为后见职，任命越前前中将

为政事总裁，一切政事皆应与二人商议，特此奏闻。”

如此一来，萨摩和敕使算是暂时保住了颜面。仅在这件事上，或许可以说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7月6日早晨，老中肋坂中务大辅和松平备前守二人作为上使来到庆喜家中，传达“将军命一桥重新继承一桥家，赐俸禄十万石”之令。

如此一来，庆喜于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的“大幕”终于缓缓拉开了。

由于庆喜曾在井伊直弼时代被勒令隐居，正式来说，他已不是一桥家的当家，所以才会再次任命其继承一桥家。作为一桥家的当家，则要立刻登城，向将军“回礼”，这是长久以来的惯例。

因此，当两位老中作为上使来到一桥家时，一桥家众人本应因否极泰来而欢呼雀跃，二人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这种气氛。

无论是家老也好，管家也好，甚至连侍女和男仆都很明白，若要庆喜此时登城，处境可谓极其为难。

在上午十一时上使离开后，庆喜便立即更衣，准备登城。

庆喜与将军的见面地点定在了黑书院。将军家茂虽已长大，但看上去仍然少年心性。当庆喜看到坐在上面的将军无聊的表情时，不禁感到一阵无法形容的悲哀与苦闷。

（竟然要和此人一起战胜艰难时局……）

一念及此，庆喜只想立刻转过头去，不愿面对这讽刺的命运。

从外部来看，自安政以来的大悲剧源于攘夷与开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但从内部来看，却源于立这名少年为嗣子还是由庆喜担任将军之间的争斗……而且，这场争斗完全不关乎二人的意愿，成了同室操戈的派系与派系的投机，将人类欲望和野心的丑陋放大到了极致。

“得知您心情转佳，实在可喜可贺。”

庆喜说完，只见家茂顿时羞得脸通红。

（此人竟然也会感到羞愧……）

虽然必定会感到羞愧，但人类还是在一直重复着这一愚蠢的举动……依照惯例，对于自己重新继承一桥家，庆喜表示感谢，家茂似乎也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

“按照圣上旨意……你今后就要担任我的后见职了。”

这位处于莫名其妙的地位的少年按照老中们的指点，本打算尽力让自己的话中带有一些亲情，却说出了自己不可思议的孤独。

庆喜已经无法强作笑颜。

庆喜由将军家茂的模样联想到了先行进京的余四磨，不禁感慨得要流下热泪。

老中们正态度威严地坐在自己旁边，他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后的艰难时局必须由庆喜、家茂和余四磨这些年轻人来共同担负……而且，在将军家茂周围，无法顺应时代变迁的无用旧习正如乌莓般疯长。

（此人究竟能否将这乌莓一扫而光……）

“多谢将军，实在受之有愧，纵有我等不肖，若无重臣内助，亦不足成事。在我接受之前，请将所有老中及三奉行、大小目付全部召来。”

“你是说要将所有人都唤到这里来？”

“是的。关于庆喜是否应该接受这一职位，希望能与所有重臣一同商议。”

于是，家茂向同席的板仓说道：

“板仓，你去叫人来吧。”

板仓一定已用眼神向将军发出了“所言极是”的暗示。

板仓得令起身，庆喜再次面带笑容地向家茂说道：

“将军将于近日进京？”

家茂老实实在地点头说道：

“这本来就是我方提出的，老中们说如今已经无法取消了。”

庆喜轻轻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就必须事先派人前往京都，为将军面见天皇做好准备。”

“是……吗？”

“夫人届时会与将军一同进京吗？”

“不会……这是大家说的。”

说到这里，家茂的脸颊又羞得通红。

倘若此时将和宫带回京都，或许就无法带回江户了。纵然和宫自己并无此意，朝廷也很可能会令和宫提出这一要求，借此再次为难幕府。

“原来如此。当此国事多端之际，此事若与世间所谓的回娘家混为一谈，实在无益。”

“我也是这样想的。”

正在这时，板仓胜静走了回来，老中们、三奉行和大目付都跟在他身后，表情极度紧张，其中还有人认为程序不对，表情显得颇为不平。

这种表情分明是在说——若是接受后见职一职后再训示倒也罢了，接受之前便提出条件并加以训示，实在狂妄可笑。

“大家都来了。”

板仓向家茂禀告后，家茂慌忙将视线投向老中，甚至还看了庆喜一眼，因为他还没想到该说些什么。

庆喜望向众人，脸上依旧带着面对将军时的笑容。

“将军要与各位商量此次救命之事，希望大家聆听之时不要拘束。”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澈平稳。

五

“此次救命任命我为后见职，越前前中将为政事总裁。”

庆喜简直像在谈论别人一样。

“我实在受之有愧，以吾不肖之身，难当大任，不胜惶恐。我早已再三辞退，但无论如何，敕使都拒不听从。”

在座众人一片安静。

“我听说……有传言称，是我一桥在幕后操纵敕使做出如此强硬举动。若真如此，我便不得不坚决请辞了。”

“……”

“我认为，在幕后操纵的不是我一桥，而是萨摩，也就是萨摩的武力。可是，拥有武力之人绝非仅有萨摩一家，朝廷就已重新任命长州负责京都的警卫工作。当然，此外还有幕府的所司代和町奉行，京都或许会变成幕府、萨摩和长州三股势力大混战的修罗场。面对如此时势，我虽然重新继承了一桥家，领十万石俸禄，但身为将军家族，手上却无一兵一卒，只能眼睁睁地旁观，纵然目眦尽裂也无济于事。因此，若是可以，我仍想辞退，至今为止这份心情丝毫未变。”

“……”

“而且，当前形势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便是朝廷的立场。以前由所司代和町奉行提供的幕府的庇护已经不起作用，朝廷希望萨、长能够分别出兵负责警卫。”

说到这里，庆喜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如此一来，朝廷和幕府的立场就骤然一变。你们都注意到这一点了吧？幕吏的任免向来是由幕府自己决定的，不容他人置喙，而这一规矩反

而招致朝廷干涉幕吏的任免，武家诸法度形同虚设。我们必须仔细想想，发生这种事情的最大原因究竟何在？”

庆喜在向众人述说“时代变迁”这一事实的同时，也是在说给自己听。

“这说明武家政治的根本已经出现了裂痕。武家政治的根本是什么？显而易见，便是朝廷不掌控武力。然而，这个根本如今已经土崩瓦解。如今，岛津三郎久光于背后操纵敕使，毫不让步，这便是证据……这也证明，在朝廷背后、萨摩之中各有一个了不起的聪明人。倘若被这二人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倒幕早晚会成为整个日本的舆论……公武合体将无从谈起。”

庆喜注意到认真聆听的众人表情逐渐变得僵硬，于是，庆喜突然以和蔼的语气说道：

“因此，不肖刑部实在力所不逮。倘若无论如何都要我刑部出面，也只能仰仗你们的力量……只有你们同意上下齐心，无论何事都能畅所欲言，此事方可谈。所以才要与大家商量，刑部可以就这样接受圣上的诏令吗？”

庆喜说完，现场的气氛变得愈发凝重。

老中们已经准备好“谨遵敕命，任命汝为后见职”的授职辞令，所以此时无意作答。

之所以故意加上“谨遵敕命”这等字样，是一种讽刺，表明这一任命并非将军所愿，只是因为难以应付敕使的强硬态度不得已作出此番任命。这是老中们最后的抵抗。

然而，庆喜明确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是幕府主动放弃了武家政治。

纵然问题被指出，也无计可施，因为从现实情况来看，朝廷背后已经聚集起大量武力。

庆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两个了不起的聪明人的谋略所导致的。显然，他所指乃朝廷的岩仓具视和萨摩的大久保一藏。而且，他还提出警告，倘若幕府不能出现足以与对手抗衡的聪明人，公武合体就会化作泡影，幕府就会土崩瓦解。

庆喜问众人，是否有齐心协力协助第三个了不起的聪明人……即庆喜的觉悟？

问题在于庆喜并未说出“若无觉悟，我就不出面”这般话语。庆喜当时已经明白，到了自己必须出面的时候了，并借此催促大家作出决定。换句话说，这是他为自己出场第一幕所作的最初部署。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

板仓胜静开口说道：

“只要一桥殿下接受救命，我们自然会齐心协力。”

接着，家茂也说道：

“你就接受吧，否则若是越前前中将也提出辞退……”

“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

庆喜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那我就接受了，实在不胜感激，但还要拜托各位，为了天下，请不要心存上下之隔，只要心有所想，无论何事都可以说出来。此外，倘若在下言行有失，也请说出来，不要藏在心里。”

庆喜的口才实在华丽而流畅。

这种口才日后反而成为招致反感和误解的原因，但借此通情达理的逻辑，庆喜的头脑灵敏已给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庆喜并没有天真到以为如此一来就会彻底消除幕府内部对他的反感。

庆喜与将军家茂共进晚餐后，回到家中，又重复了同样的话。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打算彻底贯彻“协商政治”。

“听好，我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倘若我言行有失，要毫不客气地提醒我。家老和管家也要格外注意，纵然他人有所请求，也决不可独自受理。至于其余人等，也要做到勤俭朴素，不可奢侈，因为奢侈是堵塞上意下达之途径的最大障碍。”

然后，他再次将圆四郎、市之进和黑川嘉兵卫唤至另一个房间。

六

庆喜用冰冷的目光逐一望着三人的脸。三人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向已正式决定成为“将军后见职”的庆喜说些什么。

若是说“恭喜”，可能会遭到呵斥，但若什么也不说，又很尴尬。

过了片刻，庆喜首先向市之进问道：

“市之进，你认为敕使接下来会说什么？”

“基于《朝旨三事之策》，首先应尽快进行幕政改革……也就是说，敕使一定会要求公子以后见职的身份、越前侯以政事总裁的身份以及下面的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和佐贺五位雄藩藩主以五大老的身份参与国政策划。”

庆喜轻轻点了点头，继续问道：